

在地裏評議，地比地莊稼比莊稼，既公道，又悞不了營生。

討論條例，在休息中把大勢一觀，再見動起來，最後填寫登記表，做為評議會調查評議的結果。之後，再共同計劃第二天的營生。另外，爲了解決勞動力的缺乏，把全村婦女、兒童並組織到各農工組中，具體分工，婦女刨山、摘棉花，兒童揀折蠶、拉蒿。參加實地工作的幹部，由劉縣長帶領的牛地出秋，分別參加到各個農工組中給農家打土壟、拉蒿等。把有鞍子的牛地抽出服抗動，無鞍子的牛開秋地，沒牛的雇工。近日來因秋雨連綿妨礙運糧，便決定先收拔雨冲壞的路及稻秧禾和翻地。九月廿八日一天之內，四個變工組中兩個組修了由楊家坡到縣城和瓦斯的大路及上地的小路。兩個組翻了半畝地，共同調查、登記了二十五戶的七地和收入，抽出兩條有鞍子的牛去兵站運糧，因此，大家都說：組織起來，甚也不慢，且能趕營生；在地裏評議，當時就能地比地，莊稼比莊稼；並且不是幾個評議員的評議，是羣衆的評議。這比過去坐在窩裏，懶了營生、冒估計，可妥當得多。（潘家拾、李有光）

一流子也參加秋收變工

(風潮誌)五區木會自然村全村組織大變工，進行秋收，計組織起男變工組八個，婦女及兒童變工組各二個，全村沒有一個閒人，連二流子馬民旺等三人，亦都參加到變工組裏。各組並抽出勞動力，補助軍隊及參戰民兵收割。現全村穀黍、糜穀等已收割三分之一以上，並已幫助軍隊收完二十七塊秋田，無代價收割民兵秋田二十塊。

(又訊)木會行政村公所於中秋節請全村四十多名抗屬吃飯。木會自然村婦女自動慰勞軍隊並請抗屬，影響男人們亦買菜二隻，一隻勞軍，一隻給參戰民兵，還請本村民兵吃飯。(范澤、范俊旗)

臨縣楊坡大變工秋收

廿三頭牛全部翻秋地

。很部紫琴同藥十已變各區

(臨縣縣)某部在沙坡底、劉家村等處種，不少地，前些日子勞英胡成棧協同村幹部組織了一千三百多個人工，把一千五百多畝地都種完了。又因該地靠大山，野豬把莊稼糟塌得很厲害，一夜會把三畝趕場都吃光，民兵募會把組織起來吃，分工看守，使得野豬不能損害到軍隊的田禾。現在募業正積極準備為部隊收割，他們說：一部隊到前方打仗去了，咱們一定要把糧食收割保存好，不叫受損失。(一)薛青(賈思發)

學們研究，才決定了應去的十位同學。九月十三日，全校師生暨教職、校師生暨教職、王效玉與全體師生臨別時說：我們到了工作崗位，一定要堅決完成自己的任務。(一)薛青(賈思發)

臨縣各小學校放假

二完小學學生十人出發前服役

幫抗屬參戰民兵秋收

二姨。大女

總，年時有四個婦女會組
織，今年又增加了六個，大家還要學織
布，現在全村共有紡車十輛，土梭兩
架。

戰即息哥榮拚，收生兒柏

四禿囑咐兒子說：「咱是六十歲的人了，要不，我也要替四兒報仇去。千萬記着，多殺他幾個鬼子回來。」（趙學剛）

互相幫助做軍鞋

(臨縣訊)各地婦女正以無比的熱情爲部隊趕做軍鞋。三區王坪行政村第一批軍鞋一百二十雙，於九月十三日就完全送到區上，第二批一百卅雙鞋又已全部完成。在做鞋當中，大家發揚了互相幫助的精神：常家坪婦女們對擲軍的熱情領導的人又經常督促檢查，婦女們常常半夜不睡覺地做鞋，十天的計劃終於七天完成。(王健)

(臨縣訊)縣區員苗樹茂、苗德興回到苗家灣後，積極發動婦女們做擲軍鞋。九月十三日

（方山訊）胡堡村鑒於過去對城

老半天都派不出去，最近才接前總工作當緊，全村召開羣衆大會，訂出了新的委派抗動辦法，以工牌子記工，至工九分計算（早上二分，上午四分，下午三分）半月頭上，照工牌子算賬，少支的賬數給人補錢，這樣既公道又便於算賬，支應抗動的人都踴躍起來。（郭常德、張榮）

日夜輪流看護傷病員

（離石訊）某部衛生處遷在斬解放的柳林鎮，各村羣衆紛紛前來慰勞傷病員。柳林鎮學校有三十多個女生給傷員們洗洗衣衣，她們說八路軍是做好事，不要說洗衣服，就是做再比這繁重的事也是十歡喜的！柳林鎮及附近婦

雞蛋九百多顆，紙煙十五條，月餅九百多個，菓子十三担，白麵百七十餘斤，豬肉百餘斤，本幣一萬六千餘元，其他菜蔬粉條等甚多。傷員們感動的說：草草這糧副，身體雖受傷，心裏十分興，精神好，馬上就上前

說：與的，三安，出力，所過，衆衆，很好，集會

理密洞、眼，解決四

很重，大家都說：「咱
過好光景，都是這些同
胞得來的。」於是這
次得了癱瘓傷病員運動
場和村首先慰勞牛肉
片，接濟你送瓜，他送
菜，不一回就集得瓜菜
六十二斤，白豆麵六十
斤，雞蛋八十八個，菜兒
五斤，蒜苗、蔥、蒜兒
無數，棉線綢子王玉蘭
牛等善鄰也會上提出

關心，每天
替他們診斷
兩次，以後
每天常有草
藥到四所看
病。中秋節
菜又大大
慰勞傷病員
四所開會
慰勞傷病員
志
安修
王拾牛

給戰士拆洗棉衣

(靜樂訊) 米峪鎮、潘家灣、國練村婦女們見天氣已冷，經討論後，某支隊留下的五十三套舊棉衣洗的乾淨淨的，把棉花內的土都清了，同顏色的補釘布均染成一色，晝夜工，三天內便全部縫起。(馮靜卿)

——衛生部四所新駐地
羣衆給傷病員修客同
拆洗衣服、送慰勞

是一座雄壯的都市，可是一種落後，大校場上荒草叢生，除了幾架飛機和載來的客人及稀落的守衛的日兵外，渺不見人。再看看機場旁邊的掩護壕坑，使人感到南京是圍繞在垂死的氣氛中。

八年以前南京攻守戰給它的創傷，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光華門的城牆上留着像蛛絲一樣的痕迹，那些被日軍縱火燒掉的建築，到今天仍然殘垣斷壁的一個空架子，或者仍是一片瓦礫。金城銀行的鐵廠莊一瑞豐和一都止戰爭的痕迹。在碼頭兩旁的行人道上，還可以找到彈痕。八年前我軍民所洒的血雖乾了，但屠殺他們的槍聲，響徹他們家宅的烈火，還在這個石區城上印烙着創痕。

在大街上兜幾個圈子，你會奇怪為什麼看不到一個漂亮的女人，觸目都是矮小服頹的着舊衫的日本女人，看到的中國女人也似乎都更洋化了，隨後還鬆着一頭又厚又短的髮辮，穿了一雙男式的黑皮鞋，畫着日本式的柳葉眉，真是又惡心又難看。街旁的店舖公司一半是日本名字，牌子上寫的汽水也十分之八九打着什麼「株式會社」的字樣。南京已經住了。假如戰爭再繼續八年，南京一定成了日本人的南京了。

從軍事投降決定以後，南京大致就陷事安穩。在八月十六號那天，有一個自請殉國的敵兵，一天的事情，他自道：那時自日本的司令提督表示首肯同意停戰

還要無從打聽，不過我確知不主要的漢奸正忙於向孫院長日的官邸跑，或者送來一封「名不虛傳」的不明來歷的函件。按照前南京指揮所的一位官員開頭道一句：「某某我兄久違」。在中國吃政治飯的反正是那幾隻餓鬼，人家都可以拉上一點關係。據說的新聞記者率先反正，中央日報、「中報」已在「蔣委員長指示」、「我輩如何如何」、和重慶的標題論調一致了，雖然輕信的入是那批原先鼓吹「大東亞」「和平救國」的附逆文人。看到馮振興紹湖談話，說到惡治奸逆稱：「國有常典，不容自由行動，罪感輕重不同，亦或功過相當。」小小的漢奸都在臨時抱往脚，拼命立功，庶幾可以與過相當。

和這幾入海的情形相比，南京並沒有解放或元復的氣象，除丁街上少許賣吃的中國兵和頭上披了的美國運輸機以外，一切都和平常一樣。周村事变的日本駐華派遣軍總部遣進額外交大樓，那紅房頂有點像外國國會樓子的司法部址仍是日本憲兵司令部，日兵到處崗崗離離沒完，保護日僑。諸巨獨只同南京的城中，叫的大約子孫無辜地受着種種的害。中國的老百姓雖然知道這些大概，但在這苦役日子裏眼耳就聾了，就是他們也因於這入了的犯人發見陽光，長得面目紅潤，衣袋裏有了錢。

